

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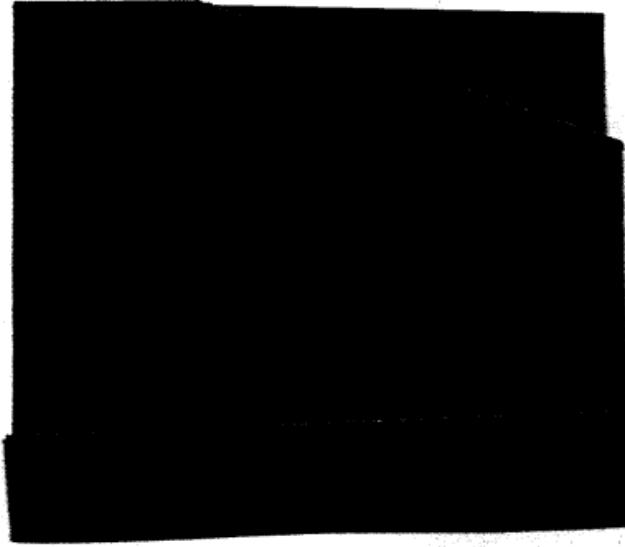
壁画·魏晋南北朝(1)

19·412
81/2-1



敦煌
艺术
石窟
精品
丛书

江苏美术出版社



敦煌壁画·魏晋南北朝(1)

出版: 江苏美术出版社

发行: 江苏美术出版社

经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制版: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6开

印张: 3 印张

版次: 1998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344-0847-4-J.848

定价: 28元

62480

序 言

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錦詩

敦煌石窟，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其次还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东千佛洞和水峡口石窟、肃北五个庙。莫高窟和榆林窟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莫高窟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敦煌石窟创建于十六国时期，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营建，至今保存着公元4世纪至14世纪绵延千余年的石窟500多座、彩塑3000余身，壁画5万多平方米，还有藏经洞出土的数万件敦煌文献和纸布绢画等，被学术界视为当今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佛教石窟艺术宝库。

敦煌石窟是佛教信徒宗教活动的产物，也是当年佛教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这些石窟的开凿则是古代劳动人民汗水的硕果，其彩塑、壁画则是古代塑匠、画师艺术创作的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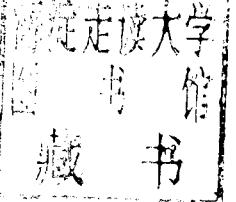
敦煌石窟是凿山岩挖掘而成的，有的又有窟檐、栈道等属土木建筑，洞内有多姿多彩的彩塑和灿烂辉煌的壁画。土木构造的石窟是佛教石窟艺术的载体，其窟型有单室、前后室，有中心柱式、殿堂式，等等；彩塑是佛教徒供奉礼拜教主释迦牟尼和其他神灵的偶像。从宗教意义上说，这是佛教石窟艺术的主体，但是内容单纯，布局固定；壁画是佛教义理的图解，是主体的补充，其内容、布局多样，面积巨大，画幅恢宏。敦煌石窟艺术的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壁画上。

敦煌壁画的题材内容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等尊像画，有依据佛经故事所描绘的佛传、本生、因缘等故事画，有据佛经绘制的经变画，有描绘瑞像、高僧、佛教流播圣迹的佛教史迹画，有出资开窟造像绘画的功德主即供养人的画像，有装饰石窟、彩塑和壁画的各式图案纹样等等。

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每个时代各有其独具的特色，尤其彩塑和壁画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别鲜明。石窟建筑型制和彩塑佛、弟子、菩萨、天王等形象及布局是根据佛教仪轨而作的，壁画是佛经义理的美术图解，而这种图解是根植于古代现实社会生活和古代文化、艺术土壤的。敦煌石窟艺术虽然有地方性的个性艺术风格，但是它又是中西文化、我国汉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因此，敦煌石窟艺术最直接地反映了我国美术史中公元4至14世纪的千年断代史，最生动地反映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点，以及佛教美学思想与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交融、传承、演变。尤其是内容丰富的壁画，是古代宗教（特别是佛教）、文化、政治、思想、经济、民族、交通、科技、建筑、器具、服饰、音乐、舞蹈、体育、军事、民俗、生产等方面的形象记录，它所具有的多学科的形象资料价值、认识价值是无可比拟的，故而有“墙上博物馆”的美誉。在今天，敦煌石窟中的一切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已大大超越宗教意义的价值，这是当初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

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出土数万件敦煌遗书和纸布绢画等，轰动海内外，应运而生一门新兴的显学——敦煌学，敦煌由此而闻名于世，中外学者、专家、游人纷至沓来。

《敦煌石窟艺术精品》丛书按时代，分壁画和雕塑两大类编辑出版，暂为8册，这是一次精品普及化的尝试。敦煌石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普及本《敦煌石窟艺术精品》的出版，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继承敦煌艺术的优良传统是有益的，我想此套丛书应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学界的称道。



1998.6.30 于敦煌莫高窟

156463

敦煌壁画 · 魏晋南北朝

费 泳

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发展最早是伴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向东逐渐传播而开始的，并随佛教在中国的式微而结束，这也是将外来佛教艺术逐渐中国化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莫高窟艺术虽然在整个莫高窟艺术长河中属早期阶段，但发展却是呈上升状态，艺术作品的面貌在这一时期呈现复杂、缤纷的面貌。一方面，在作品的表现技法上经常可以看到印度佛教美术与汉晋美术在制作手法上的相互叠加出现的现象；同时在画面中还可以看到印汉两种文化的交融，如中国传统神话及道教故事与佛经故事的融合。这是由于文化交流自身规律决定的，当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影响时，总要同当地民族的文化心理相适应，而当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进行吸收接纳时，也会将外来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进而产生出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具备了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时的一系列特征。

敦煌莫高窟壁画是在洞窟墙壁及窟顶上进行创作的，由于各个时期洞窟型制上有所不同，所以了解当时的洞窟结构特点，对壁画的认识也会有更加清晰的空间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洞窟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长方形、分内外室，外室为“人字坡”顶，是中原木构建筑的形式；内室中心有一根方形柱直通窟顶，方柱的四面凿出较浅的佛龛，内塑佛像，供信徒绕塔巡礼观像，这种类型的洞窟称“支底窟”。人字坡顶及中心柱四周的窟顶分别饰以人字坡图案及平棋图案。四壁中层画佛像及佛经故事，这是壁画的主要部分。其下部处理成较小的供养人群像，墙壁上方绘有伎乐造型，壁画的中部空隙处被置以小千佛造型。另一种洞窟是正方形的，洞窟中心没有方柱，正壁开龛造像，窟顶像个倒置的斗，如第二四九窟，窟顶饰以藻井图案，四壁绘有壁画。还有一种被称为禅屋的洞形，如第二八五窟，主室两侧有供僧侶修行作禅的小禅室。其中“支底窟”是南北朝时期较流行的样式，到隋唐这种样式逐渐减少。

与洞窟及塑像互为整体的壁画，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表现佛像为主的说法图，画面中心为佛

像，四周环以菩萨、飞天等；第二类是以表现佛经故事为主的故事画，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洞窟壁画的主要部分，由于故事的情节性，使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故事画又可分为三种：其一是佛传故事，主要为宣扬佛祖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如第二九〇窟用6幅画，以类似现在连环画形式，向人们展示了释迦从乘象入胎，树下降生直到苦修成佛一生经历的主要故事情节。这种场景图画方式的描述所产生的感染力是文字无法替代的。其二是本生故事，主要宣扬释迦牟尼前生善行，数世舍己救人的事迹，如第二五四窟著名的萨埵那太子本生故事，描述了释迦牟尼的前身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故事讲叙了萨埵那同他的两个哥哥外出游玩，看到一只母虎，饥饿不堪，触发太子萨埵那慈悲心肠，他劝走两个兄弟离去，舍身饲虎，而饿虎已没有气力接近他，于是萨埵那攀上山头，以竹子刺喉出血，投崖饲虎，饿虎舐其血，遂食其肉，待两个哥哥赶回时只看见尸骨，悲痛万分。其三是因缘故事，讲叙与佛祖有关的度化故事，最有名的如第二八五窟的“五百强盗皈依佛法”。壁画的第三类是涉及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的表现，如第二四九、第二八五窟顶出现乘三凤驾车的西王母像，并有与之相呼应的乘四龙驾车的东王公像，还有扬幡的方土形象；第二八五窟顶绘有伏羲女娲，并辅以玄武、白虎、朱雀、青龙四方神。在表现域外佛经内容时，出现了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现象，这体现了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本民族文化并没有消失，这种简单化的两种文化形式的组合，至唐代基本消失，那时的佛教艺术从形式到内容已完全中国化了。还有两类壁画分别为装饰图案及供养人像，装饰图案以上文介绍的平棋图案及藻井图案为主。早期供养人像不一定肖似本人，程式手法明显，注意表现供养人的身份、民族，并有题名。

由于岁月的久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壁画作品部分颜色发生了变化，使画面更多地呈现了浓重灰暗的色彩，分析这一时期作品的用色，主要有赭红、石青、石绿、墨等颜色，画面冷峻、厚重。表现技法一方面继承了汉晋壁画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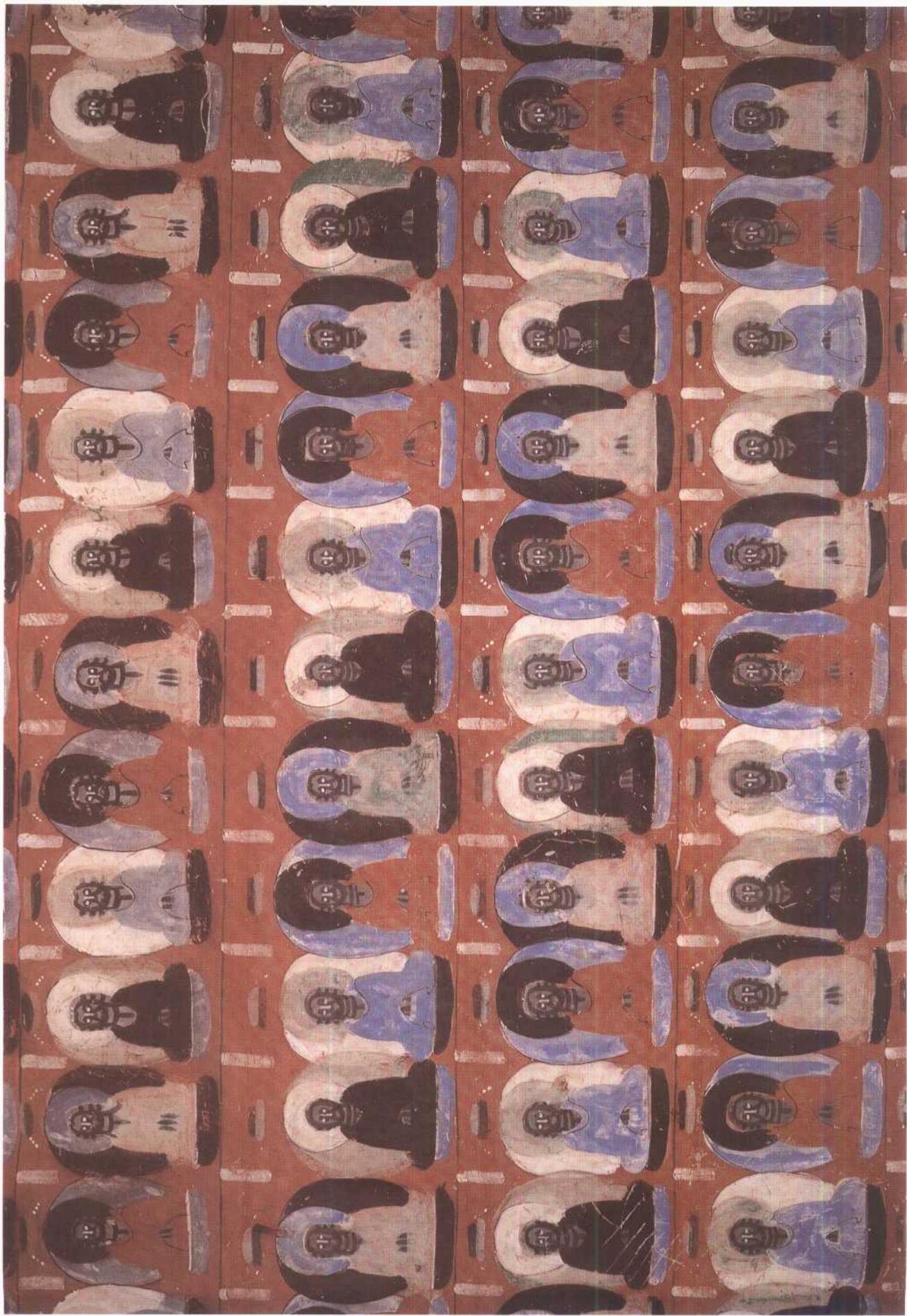
同时吸收了西域壁画的方法，如以明暗手法渲染塑造人物立体感，由于时间的浸蚀，这些当时柔和的晕染，现在已近似粗重的线条。铁线描在当时已达到娴熟的境地，并以浓重的色彩来分层分面表现服饰。一种富于平面装饰效果的壁画风格逐渐成熟。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太和改制以后，南朝画风迅速北上，对壁画造型产生重大影响，这以后人物造型上出现了“秀骨清像”式的形象，人体修长，清朗飘逸，衣冠服饰及艺术刻画所追求的内在气质都与注重老庄玄学的南朝士大夫的审美相吻合，这在第二八五窟《五百强盗皈依佛法》的人物描绘中可以看到，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由于敦煌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艺术发展受到外来文化、汉民族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多重影响，产生了艺术上的复杂性、丰富性。这一现象自始至终伴随着敦煌壁画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主要表现在与玄学、道家思想的结合上，以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需求，并以此作为其进一步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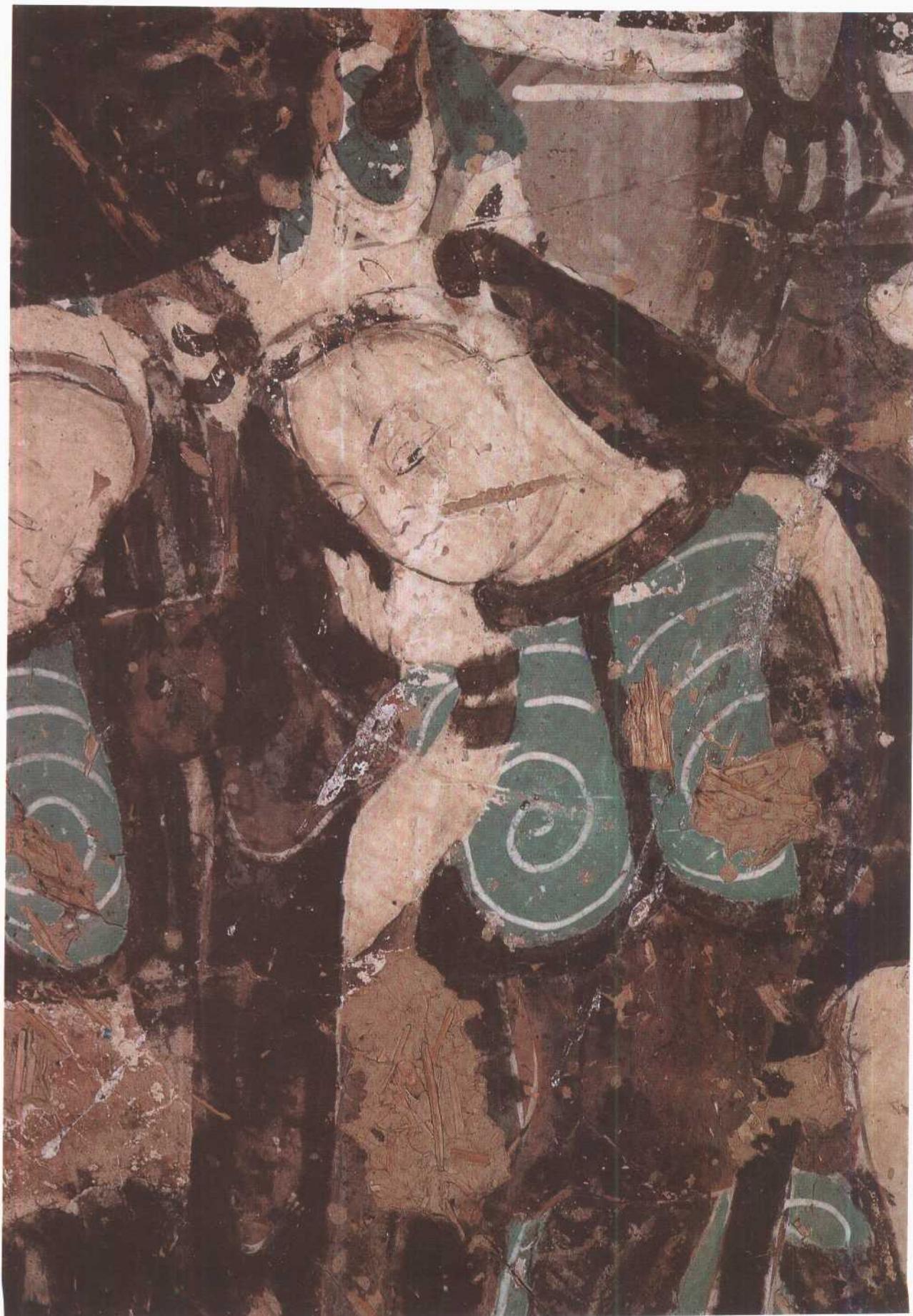
第二五四窟 婆薮仙

第二五四窟 南壁千佛





第二五四窟 南壁 降魔变中释迦坐像



第二五四窟 南壁 降魔变中魔女



第二五四窟 南壁 降魔变中三魔女



第二五四窟 南壁 降魔变中魔将



第二五四窟 魔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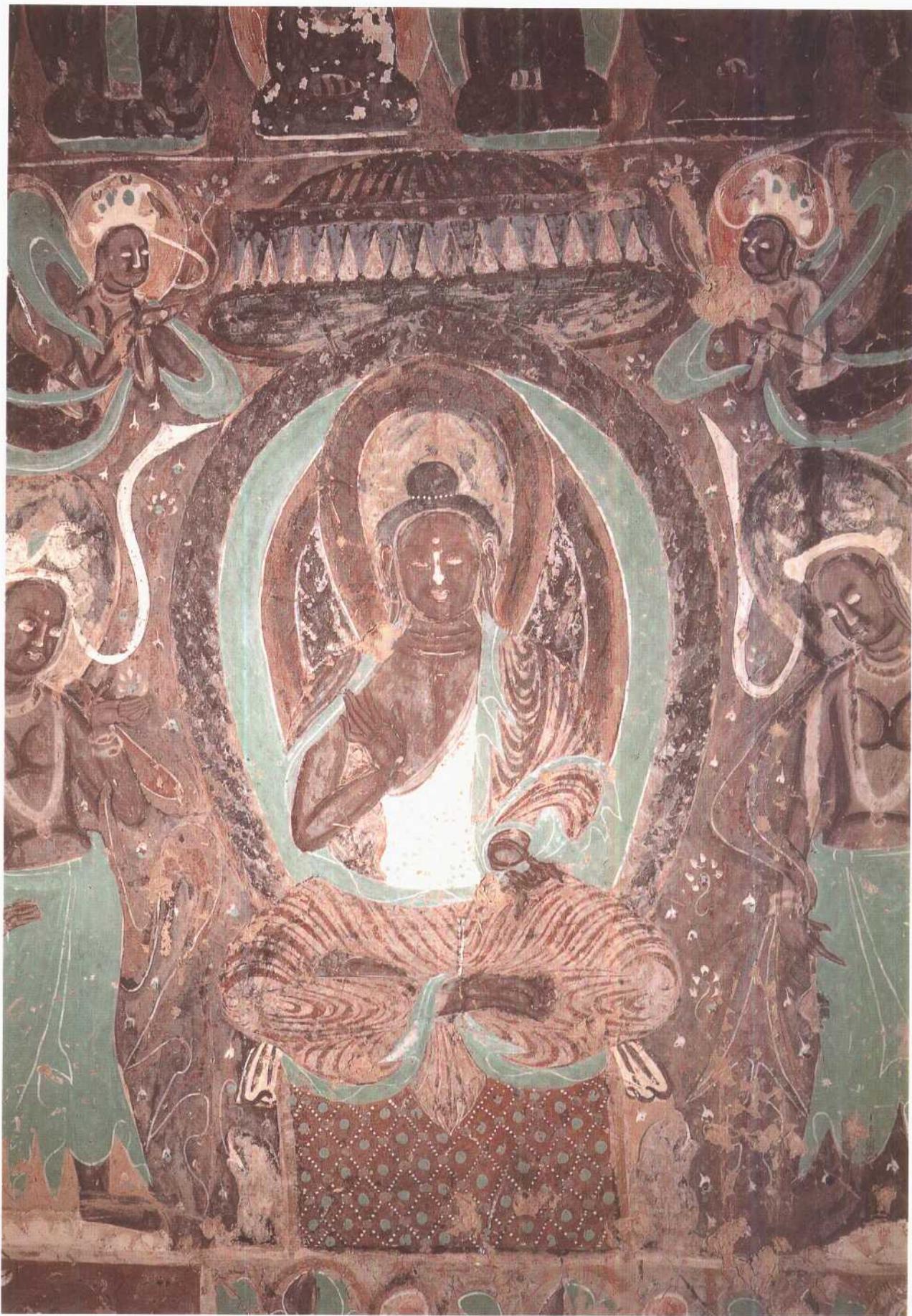
第二五四窟 南壁 萨埵太子本生(局部)



第二五四窟 南壁 萨埵太子本生(局部)



第二五四窟 南壁 萨埵太子本生(局部)



第二五四窟 南壁中央 说法图中佛说法像



第二五四窟 西壁中央 白衣佛右侧胁侍菩萨



第二五四窟 佛说法像

13